

一 二 獎



賣骨

作品

得獎者

騙人小鬼愛阿布

騙人小鬼愛阿布，本名張英珉，一九八〇年生，台藝影創與數媒博士候選人，認真帶小孩和寫故事，還有剪紀錄片，剪輯真是辛苦啊。今年又意外看見這筆名現身了，再次感謝孩子當年的醫生，那時沒遇到醫生的話，真不知該怎麼辦，去年沒寫到今年補上。

得獎感言

永遠感謝才華滿滿又無比可愛的妻（鳴二獎沒機會在台上講感言時趁亂下跪再次求婚），感謝岳父母萬能水電阿成和控肉皇后寶珠啊。感謝我媽臭彭彭陪我校客語對白，感謝評審與主辦單位，最後感謝女兒的醫生，永遠感謝。

賣骨

今晡日天光後，阿秀牯和阿爸如常去自家的溪濱地墾荒，誰知阿秀牯一鋤落地竟拔不出土，或許鋤頭尖卡住常見的構樹根吧，阿秀牯先摘下斗笠搨風，擦去額頭上米粒大小的汗珠後，再雙臂握緊這比身高還長的鋤頭木柄，如拔河一般姿態往後退，使勁抽出鋤頭，卻只聽見喀一聲，眼前鋤頭勾住一顆人頭骨破土而出，在空中轉兩圈後才落地。

「咿啊——」

灰白頭骨滾地停下，眼眶與鼻洞直直對著阿秀牯，讓阿秀牯隨即咿呀尖叫，雙腿痠軟跪地不起。

「阿爸……阿姆……」全身發顫，雙腳無力，阿秀牯彷彿一團癱軟的麻糬，撐起身半爬半走，終於來到荒地的另一邊去，對著正在翻土開荒的阿爸背影吃力呼喊。

「阿爸，你挖出一粒頭那殼……就在那位……」

阿秀牯牙齒打顫，話都說不清楚，低頭整地的阿爸轉過身放下鋤頭，斗笠的陰影遮蔽阿爸眼眶，看阿秀牯肯定是要找藉口偷懶，開口便大罵。「沒路用个東西，講麻个鬼話！」阿爸一巴掌打下阿秀牯的臉龐，阿秀牯臉龐熱辣當然委屈，但委屈與痛覺至此都已不重要，他鬆軟的食指比向剛剛走來那方，喃喃反覆哀泣。

「阿爸，那邊正經有頭那殼——」

阿爸細看，日頭下阿秀牯竟然臉龐發白，彷彿煞到要去廟裡收驚拜拜，阿爸終於感覺不對勁，阿秀牯這孩子已十歲，平日安分守己，不是說謊之人，便跟著走去阿秀牯開墾的荒田角落查看。這河濱五甲地長滿芒草，父子倆十幾日在此先是打草，清出一片正方形地面要做水田，未料才剛開始翻土，整理田土中的大小石頭，阿秀牯卻挖出田中的灰白頭骨，在一片翻起的濕土上，頭骨看來異常明顯。

阿爸走近，終於與頭骨相對，馬上愣住說不出話，忐忑再靠近一看，果真是人頭骨無誤，阿爸汗珠便滴答落地，明明是炙日，內心卻仿若寒流來襲。

阿爸原地躊躇踏步，這才前去用鋤頭把頭骨頂開，探看方才挖起的土泥下方，沒想到竟還有許多白骨存在，阿爸再一鋤下去，土塊拉起，地下一個肋骨於焉現形，再一鋤頭下去，下巴骨也跟著出土，正好和剛挖出的頭骨湊一組頭顱。

「阿秀牯，先埋轉去……」

阿爸冷靜交代，但阿秀牯仍然雙腿發軟，驚駭得不能言語。阿爸只好自己動手，先在一旁挖坑，想把這些出土的骨頭都埋下，只是阿爸一鋤頭下去又挖出一顆頭顱骨，阿爸手一鬆開鋤頭倒落地，連自己也開始嘴唇發白。

骨頭是生物死亡的證明，西元一八四〇年間，這片距離溪水半里遠的溪濱地，一眼望去杳無人煙，畢竟溪濱常淹水不利耕作，是人口上漲後，才陸續有人購買溪濱土地開墾，只是無人知曉土泥下

竟埋藏如此多的屍骨，阿爸思索此許，擦去臉上的汗珠後，先把骨頭埋回原處，把土泥覆蓋回後，隨即快步拉阿秀牯先來去溪邊脫掉全身衣物，將身體用溪水擦拭乾淨，再穿好衣服快步回家去，沿途還不斷叮嚀。

「做不得同別人講，知無？」

阿秀牯年紀雖小，但田中有白骨之事太嚴重，自然知道不該亂講話。儘管身體擦過冰涼溪水，但志忑的汗珠依舊兀自流下。回家後，阿爸在屋外不敢入門，趕緊叫喚阿媽燒盆熱水，先放土角厝的正門前，等待阿爸摘回艾草放入水盆，才用艾草水擦拭阿秀牯和自己臉頸來辟邪，畢竟田中有無名白骨這邪事，必然驅邪後才能進門。

阿媽懷孕已四個月，腹肚是一塊隆起的丘陵，由於之前去打草整田時常孕吐，已少去田間，一聽到荒田地下有許多人骨，阿媽失力扶著牆差點暈去，馬上眼眶滿出淚珠。

半年前阿爸家中分祖產，阿媽賣嫁妝湊錢，終於買下這塊溪濱田地來做水田，希望在此安身立命。決定買下這塊地後，阿爸便在田間半公里遠處搭出土角厝，若是又要搬走去他處，已沒有金錢可以支應，兩夫妻忍不住哭吵整夜，真沒想到水田的田埂都還沒做，溪水還沒引，歷經千辛萬苦存錢買下的農地，底下竟有人骨頭？

「當時……買別位的田就好啊……」阿媽心碎欲哭，當初去廟內請示神明擲筊，在廟裡抽籤說小吉，籤詩說帶財，阿媽才下決定買這塊溪濱地，雖然並非大吉，但阿爸阿媽兩人就是不貪，才會選擇

從頭開荒做田。倆夫妻談論整夜下不了決定，要挖掘出這些骨頭祭拜，便要請道士作法超度辟邪也是一筆支出，更何況白骨事若讓鄉野皆知，種出的米誰敢買回家，到時要轉賣這塊田地可能賣無價，阿秀牯聽阿爸分析完畢，陳家至此已無退路，阿姆的呼喊更是淒厲。

「都是你講要買這位——無用的田——都係聽你阿弟講个，賣祖產買爛田——」阿爸阿姆爭執大喊，阿秀牯終於忍不住恐懼，伴隨阿姆的哭喊尖聲，像二胡拉斷弦，阿秀牯噙一聲昏去，直直往後一躺，才中斷父母的爭吵。

這一夜阿爸秉燭思索，畢竟水田還在開頭經營，不能放任這些枯骨在田中當做不知情，哪天耕田時踩到尖骨而受傷又該怎麼辦，阿爸左思右想，心意已決，明明幾乎徹夜未眠，天未亮卻搖醒阿秀牯。

「來去田脣看看。」天光未亮，陰暗間外頭蝙蝠四處飛，阿爸便拉起阿秀牯要去田間探查，阿秀牯整夜噩夢不止，惺忪睡眼扛鋤頭，跟在阿爸背後緩步，明明睡意滿滿，卻又怕跟不上阿爸，地下惡鬼突然現身抓住他的腳又該如何是好……天地昏暗間，阿爸在當初立好的界椿邊，用鋤頭在地上鋤出一條長線，完整確定田土的四面界線之後，阿爸整天就在地面探尋，若是一鋤下去挖有骨頭，就在土地上頭插一根竹枝做標記。

整日做工只為劃定範圍，儘管徹夜未眠，阿爸卻拚盡全力要將白骨解決，畢竟這片田就是自家的最後依靠。辛勞三日後，阿爸和阿秀牯終於將這片田間搜查完畢，確定有埋下屍骨處，就只有五甲田

地中央處，一塊二十尺見方的位置，地下不到三公分便是屍骨，想必是有人當初挖坑埋下。

標好田地範圍後，阿爸下定決心，要在自家田中處理好這些白骨，以免被他人知曉這個祕密，白骨不能隨意丟棄，要是被人舉報，被官府查問可就麻煩，更何況要是沒處理好惹來邪煞，水田每回都欠收，全家餓死豈不更糟糕。

下好決定後，阿爸先在田的邊界一角，種上一片防風用的綠竹林，竹子在稻田間是常見的界碑，能用來防風也能遮蔽視線，更何況竹子生長快，沒一個月過去已半身高，再過一個月過去，竹子已蔓生開來。阿爸在竹林方先挖出一個半身高的大坑來裝骨，又在坑洞前方堆滿割回來的芒草，前有芒草堆，後有竹林遮蔽視線，事已備妥，等到滿月夜，阿爸便帶著阿秀牯走到田中，開始挖骨。

明月照長影，阿秀牯挖掘出的白骨在月光下更顯灰白，白骨頭顱數起來有三十六顆，其他大大小小長長短短的臂髓肋骨堆放成小山，除此之外還挖出刀與棍，一塊生鏽鐵牌彷彿盾牌，上面有殘存的字跡，只是早已隨時間氧化而斑駁不堪，在月光下無法看清字跡，阿爸只能手摸盾牌，猜想上面的字意，隨即將這塊鐵牌丟回土中埋起。

阿爸這才和阿秀牯說起，田中白骨或許是多年前土匪來襲擾，被村民請來的武師捕抓處決，要不，便是當時的分類械鬥搶人搶地所造成。兩家相爭，贏家的屍首慎重安葬，有人祭拜，輸家屍首便隨便找個無人的所在掩埋。阿秀牯細看滿地骨盆、手臂與肋骨，骨頭明確被打斷，有一隻手骨上有乾淨的剝切口，彷彿阿媽過年時剝豬骨，一刀下去拆骨去關節，全丟下鍋熬煮長年菜湯。

這些人……生前肯定活生生被刀砍死，如此慘死之骨想必有冤情啊，有冤之骨怎能不化身冤魂在眼前飄浮……

明月夜下，阿秀牯眼中的白骨們一個個自己排列，頭骨拼脊椎，髌骨凹洞裝上兩根大腿，骨頭連結組成人形，隨後白骨人撐地站起，在夜間逼近阿秀牯而來……光是想到如此，阿秀牯竟然嚇到尿褲子，向後狼狽坐地，尿騷味四溢。阿爸轉頭看阿秀牯竟已嚇得尿褲，但已沒空打理他，趕緊將這些掘出的屍骨全數放入竹林邊的大坑中，阿秀牯才回過神來一鏟一捧，將土沙覆蓋完這些白骨。

阿秀牯和阿爸心驚膽跳，彷彿自己才是殺害這些人而埋屍的凶手，直到覆蓋完畢後，阿爸便雙手合十，不斷念禱。

「天公啊，侄陳志火自細人時就尊師重道，一無傷天，二無害理，沒做過虧心事，請各位好兄弟成全侄做水田。」

祭拜念禱結束，阿爸拉著阿秀牯一同對著坑洞下跪磕頭十來回，正好烏雲遮月，明亮的月色大地突然陰暗下來，阿爸起身後，轉身拉著雙掌合十的阿秀牯要走，阿秀牯正感受渾身寒氣籠罩，轉身快步跟上阿爸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

這裡地底肯定有鬼，在阿秀牯心底，身後有著一隻隻的白骨手掌伸出土地，想抓住阿秀牯的腳拖到地泥下，讓阿秀牯也腐爛成爲萬蟲攢動，眼眶冒出蚯蚓與蜈蚣的頭顱骨。

清出白骨埋去後，阿爸這才同阿姆說事情已了，切莫再掛心。阿爸如常吃飯睡覺和做田，彷彿沒發生過這事一樣，只有恐懼白骨的阿秀牯依然皺眉，田中白骨明明是如此可怕之事，阿爸怎能當做沒發生過。

處理完白骨後，阿爸每日天未光就來到田間，開始劃出田的四界要做田埂，水稻田就是需要浸水，田埂務必比田高出一尺，方才能引水灌淹。阿秀牯每日就跟在田間彎身撿石做田埂，溪濱地出土的卵石左右堆疊，當做田埂地基才能避免水一沖垮下，等田埂的地基打好後，上方再覆蓋土壤夯實，成為容易行走的田路。

光是將自家這長滿芒草，地底滿是樹根的荒野整地成水田便又花了十數天，從頭到尾墾荒的勞苦就是如此，等水田模樣已成，便再帶著鋤頭從溪邊試做引水溝，等溪水引入淹沒整片田土時，阿秀牯雖然欣喜，卻也沒忘卻白骨就埋在未開墾的田間，最邊角的竹林處。

阿爸看引水順利，便雙掌合十，向著竹林下的田土喃喃念禱，儘管並不知曉阿爸在念什麼，但阿秀牯也跟著合掌，期盼這些好兄弟能安分，和陽世之人和平相處。

連續勞累，只為能獲得自家的水田，阿秀牯不曾聽阿爸一句抱怨，安安靜靜流汗做事，直到阿姆懷胎五個月時，終於把這片田地整好，隨季節到來後正好可以插秧。阿爸早買來未輾的稻穀，挑一塊水田角落撒滿稻穀，讓稻穀成片發芽，秧苗成長如手掌高時，便可搜集成束裝入竹盤。捧著竹盤秧苗下水田，阿秀牯如過往走入泥土之中，一一將秧苗成排插入土中，只是當一腳陷入泥土泥拔不開時，阿

秀牯便又忍不住大叫，白骨手掌或許正在土下一把抓住自己的腳，才會如此動彈不得呀。

「做麼會叫，緊緊做事啦——」阿爸一巴掌拍下阿秀牯後腦勺，要他快回神。白骨之事藏於心底，阿秀牯總在田間遲疑，特別是黃昏之際，明明夕陽斜下，天空一片鮮豔的紅霞，但阿秀牯卻無力去欣賞自然美景，畢竟黃昏之後就是黑夜，每次農作拖延到入夜，阿秀牯總在四周一暗後，便感覺有手掌掐住自己，無法呼吸。

水田有五甲，但開荒只做三分之一，剩餘田地一家三口已做不來，加上再沒兩個月，阿姆便滿足月要生產，多年來阿姆流胎數次，曾生下兩個弟妹卻陸續因病夭折，田事都落在阿秀牯身上，對阿秀牯來說，他真想多個弟妹能幫手。

「唉，有較多人來踅做就好囉……」摘下斗笠喘息著，插秧完畢，但看向一旁荒田，不知可有輕鬆的一日。「還愛買一條牛，怎樣才做得。」阿爸喝口茶水解渴，看向還沒耕作的荒田間，如果要做完這些荒地，人力做實在太辛勞，肯定就要有牛隻來幫忙才行，只是家中現下無錢，只能靠自己做牛，拖木犁來翻土。

萬事起頭難，阿秀牯看阿爸眉頭深鎖為錢愁苦，便合掌祈求，願老天幫助他們陳家風調雨順，阿媽平安生下弟妹，田裡秧苗平安長大，賣好價錢。

田中青秧高高長，田中放水又洩水，乾濕間等稻穀結穗。這日，阿秀牯跟阿爸去市場採買其他果物的種子時，未料到在路邊市集聽見，有肉販說起。「你挖出來個骨頭愛賣無？」阿爸起先以為肉販

在討論買賣牛骨豬骨，直到這兩人窸窣討論起，說起「人骨頭」時，阿爸才瞪大眼停下腳步，拉住走遠些的阿秀牯，要阿秀牯回來一同聽清楚。

原來，最近北京朝廷派官員前來台灣褒揚忠義國民，台灣有多次的亂黨反叛，但各地義民總會聚集起來，不等官府派兵，便展開攻勢守衛家鄉，戰死的義民獲得國家褒揚，政府便說要起廟，將忠骨收納起來祭拜。

「聽人講，這件事愛辦得風光——故所要有較多骨頭才做得。」

路人說完，阿爸才知曉，真正戰鬥而死的屍骨，有時碎裂於荒野難以收拾，更何況要是剛好遇到颱風暴雨，或野狗食腐，儘管是戰鬥現場卻有可能什麼都不剩。

「要辦就要辦較好，骨頭愛尋較多，無分官員看到會嫌少，你知隔壁庄頭，幾年前去打土匪，義民有幾十著，偌兜的才十者，無法比。」

朝廷交代之事，要辦就要辦得風光，私下招募白骨之外，還得要顧好自家祖墳，要是沒顧好，祖先都被賣掉也不知道——萬物有價，要賣至少得要自己賣，逼不得已的時候，就算祖先骨頭都得賣，也得換一口飯。

阿秀牯和阿爸一同聽聞消息後便悶悶不樂，白骨之事又有後續，真讓阿秀牯一聽白骨就反胃，只不過回到家中，阿爸和阿姆徹夜談論田事，想要更新農作的設備，想要請工匠來做真正的引水溝圳，還想要有打水的龍骨水車，再買一隻水牛來耕田……要在河濱墾荒開田就是如此辛苦，更何況阿姆已

懷胎要生，爲這個家未來能有更多機會，儘管白骨事令人恐懼，但阿爸心意已決。

隔日，阿爸又回來市場打交道，遇到昨日討論白骨的肉販，輾轉數回才知曉，原來上級層層交辦，目前是一個地方中藥商經手此事。阿爸和阿秀牯趕緊來到藥舖探訪，舖內藥草高掛，彌漫藥草香氣，櫃檯藥商低聲問起阿爸。「真經有骨頭？」阿爸便比著阿秀牯，低聲回應藥商。

「侄佬仔做得作證，骨頭三十六副，不知係麼人留下來欸。」

言談中知曉，中藥商協助地方官蒐集更多骨骸，只是談何容易，漢文化慎終追遠，祖墳要是被盜肯定追查，絕不寬貸，若說去討死刑犯屍骨也沒幾位，要去抓土匪來填數字也太難，搞不好鄉勇不敵成天搶劫的土匪，要是被土匪打死，還真成爲填數的義人……所以藥商一聽阿爸說出田間有無名骨，報上去數字又多三十六，藥商終於卸下一口悶氣。

阿爸與藥商討論白骨正經事，阿秀牯在一邊看藥舖內展示的動物標本，櫃內曬乾的蛤蚧就是壓扁的蜥蜴乾，還有虎骨粉、象牙粉，眾多動物屍體曬成乾，身骨磨成粉就是藥，甚至藥舖地上還擺有一罈剛從山邊送來的「番肉」，阿秀牯已僅認字，「番肉」就是番人的肉，讓阿秀牯一看不免寒毛直豎。

「這件事做無得同別人講，知無。」藥商交代清楚，買骨之事乃終生祕密，必須藏墳墓底，隨後兩人付訂畫押，要阿爸兩週內備好骨頭，等他差牛車來收。

本想忘卻白骨之事，但爲家庭未來，這渾水也不得不淌。阿爸與藥商畫好押後離開藥舖，甩甩頭

提振精神，走出街道後一張臉謹慎無語，只低頭和阿秀牯說起。

「暗晡夜……就愛去將骨頭挖出來。」阿爸指令一下，阿秀牯彷彿晴天霹靂，埋下去的還要挖出來，實在恐懼難忍，離開店舖沒幾步遠，阿秀牯便在街上嚎啕大哭，阿爸看阿秀牯眼淚落地，二話不說一巴掌甩下去，啪的一聲，打得阿秀牯向後踉蹌，跌坐在地。

「驚麼个，無錢比鬼還驚人——」阿爸吶喊，沒賺錢全家餓死便化身爲鬼，如此思索，餓比鬼還要可怕呀。儘管阿秀牯想爭執，他常常在田間下陷泥漿中動彈不得，阿秀牯總想，田間屍骨肯定沒清除乾淨，這些骨頭不是折斷就是被砍，肯定是受苦而死的冤魂，肯定會在田間作亂。只是儘管阿秀牯委屈落淚，儘管牙齒打顫，嘴角抽搐，但阿爸卻只是轉身，先拿訂金買塊豬肉給阿姆補身，再去買米袋回家去，準備裝骨。

阿秀牯和阿爸父子在黃昏斜陽時才出門巡田，先前種下的竹子已長到兩人高，已足夠遮蔽外界的視線，天暗色後才向下挖掘，阿爸先掘出一塊髓骨，阿秀牯這方一鋤鋤下，喀一聲肋骨被鋤斷兩半，惹得阿爸皺眉，開口就大喊。

「細義兜仔……骨頭挖壞會賣無錢——」阿爸叮嚀，白骨不能斷，但阿爸一鋤頭落地，隨後挖掘而出的頭骨竟然會動——阿秀牯又驚嚇得跌地，阿爸仔細看才發覺，原來埋入地下的頭骨腦殼的凹窟，正好成錢鼠的地下窩，眼眶成爲入門洞。阿爸又喘又驚，雙手捧起粉色錢鼠幼仔放在田埂邊去，不能殺錢鼠，切莫破財。

一路收拾零散白骨直到入夜，阿爸在地上擺放骨頭先行分類，一個頭骨湊滿地脊椎，配上十來個尖長弧形的肋骨、加上有凹洞的髖骨連接腰部，配上長長的手腳白骨，遂組合成爲一個「人」。只可惜找出的手臂被人砍斷，一時間找不到下半截手骨，阿秀牯只能硬著頭皮將地上碎骨隨意拼起，阿爸一看差點昏去，阿秀牯在手肘骨下竟接腳骨，讓屍骨變成長短手的詭異身形，阿爸連忙再挖掘，終於在零碎骨組間湊出合適長度的手骨，湊出一組完美白骨。

光是湊骨頭就手忙腳亂，兩人飢腸轆轆，月光下，看當初開好的水田已結穗，而一旁父子正在爲撿骨忙碌，儘管疲勞又帶著恐懼，但阿爸看向未開的荒田，不甘願地咽口水。

「今晡日恁呢就好。」阿爸喘口氣，把組合成一身的白骨裝入米袋後，繩索綁緊揹上肩，就放置在家中土角厝的倉庫內，白骨米袋站不穩而窻窻倒下，滑躺在旁的南瓜上方，讓阿秀牯一看心底緊張，小心翼翼把白骨米袋提起，站立穩定。

「阿爸……這骨頭做麼个放倉庫？」

阿秀牯滿頭汗珠，看一旁拿毛巾擦拭身體的阿爸。

「無你要放外面分人知，還係愛放你眠床下？」

陌生白骨放自己睡床下當然不行，阿秀牯只敢側眼看向森冷倉庫內的米袋。

白骨家中放，這一夜阿秀牯又做夢，那些田中白骨被他亂擺，竟然組成個個不同的詭異人形，有的髖骨位置換成頭顱，有的雙手取代爲別人的腳，腿骨又多一節。站在寬廣又陰暗的清晨河濱地上，

阿秀牯發覺四周都是菅芒花的漂穗，細細碎碎地飄過眼前，阿秀牯抬頭看，兩米高的白骨人形現身，從菅芒花的上方探出頭來看向阿秀牯，呀——阿秀牯驚醒，尿液漫延到阿爸身邊，阿爸也只得無奈歎息，兒子已十歲還會夜驚夢尿，只好在透過牆隙的月光中，哀歎著起身擦拭床板。

隨後幾日，水田稻穗正飽滿，阿爸白日巡田，看風吹金黃稻穗搖曳，便有力氣起身繼續其他農事，入夜後再挖掘，十天過去，二十來個米袋都裝好。清點倉庫堆疊的米袋，阿爸當初說要挖出三十六個頭顱，就應該有三十六具白骨身，現在只裝袋二十八具，還有八具必須趕工才行。

而今日吃完晚餐的黃昏時刻，走向田間要收骨時，竟看到一群野狗在田間埋骨處聚起，不知在低頭挖什麼。

「慘了！」阿爸一看，二話不說抓起鋤頭大叫，野狗群一看阿爸持鋤頭而來，便趕緊跑到遠方凶狠吠叫，阿爸三步做兩步跑去坑邊一看，先前按照進度挖掘填回的現場，竟部分已被野狗挖坑而塌去，許多白骨被咬出而四散地面，彷彿白骨是狗群的玩具。坑中剩餘的身骨被狗群挖掘過後，骨頭湊不成一組，莫非有根大腿骨被狗咬去。阿爸一時憤恨到坐在地上掩面哭出聲。「這孤盲的狗仔，孤盲的狗仔啊——」

看阿爸如此黝黑精壯的大人，竟因白骨被狗咬去而心碎哭泣，阿秀牯身為獨子忍不住心酸，隨即手拿木棍便追向前方，踏入溪濱地的芒草原中，此時野狗已不知跑到哪去，黃昏之間太陽已落地，天地蒼茫間看芒草花穗隨風吹散，阿秀牯咬牙撥開芒草，只想替阿爸追回這根白骨，打敗這些孤盲的野

狗啊——只是阿秀牯走入比他高一顆頭高的芒草叢中，四周風聲混雜狗吠，讓阿秀牯一時間分不清方向，更是突然驚覺，要是狗群發覺自己勢單力薄，只要成群湊上攻擊嘶咬，阿秀牯這單薄的身材怎能抵擋……

阿秀牯雙手抓緊棍子，手用力揮舞打斷許多芒草桿，咻咻啪啪，四處飛散的花穗黏附在阿秀牯汗濕的臉上，直到阿秀牯力氣全用盡，站立在原處喘息。能在外頭生存多年的野狗總有自己的生活技巧，一聞到人的氣息便四處逃開，阿秀牯根本無法靠近些許，追擊一小時餘毫無進展，阿秀牯心底冒出濃濃的哀怨酸楚，只能啜泣回頭找阿爸。

「阿爸，我尋不到……尋不到骨頭……」阿秀牯腳步疲憊，啜泣走回，四周正飄起細雨。阿爸正低頭清點骨頭，原本悲傷的神情卻突然豁然開朗，興奮大叫出聲。「侄知了，恁樣就無欠欸。」

阿爸靈光一閃，在坑中白骨堆中翻找，拿出兩根較長的腿骨，再用石頭打成六段，中間那兩段就可多湊一隻骨，看起來只是個子矮了些，但都是大腿骨啊，對無？

阿秀牯一聽終於忍不住破涕為笑，拿起石頭敲裂骨後，再來一一裝袋。這日返家的漆黑路上，阿秀牯多背一袋骨，大風吹來，汗濕的背被風吹得有些涼爽，骨頭比想像中更沉重，但不知怎麼，阿秀牯先前總感覺骨頭得人驚，但數月過去，日日見到骨頭後，阿秀牯已不像最初般懼怕白骨，更何況先前常常皺眉的阿爸，隨著挖出裝袋的身骨愈來愈多，凝重的眉心終於舒緩開來，只要阿爸開心，阿秀牯便心甘情願。

阿爸清點倉庫，倉庫堆疊三十四袋白骨，只剩兩組就能交差，白骨豐收於米袋中，壁虎在米袋間穿梭，阿秀牯怕老鼠咬破米袋，就算夜裡起床尿尿，如今也不畏懼跑去倉庫探看一眼。

這幾日阿姆腹肚已如山，就快生產，只是產婆要去小鎮找，家中沒多少現金，如此叫產婆來也失禮，阿爸只希望孩子留在阿姆肚中多一週，讓阿爸趕緊撿出全部的白骨換錢，好找產婆顧阿姆，以免生產出意外。阿秀牯已逐漸明白阿爸所說，骨頭是否化身為鬼不可知，但沒錢之人卻處處有機會變鬼，這世界可沒人願意當鬼。

這日黃昏時小雨暫歇，雲動得飛快，太陽從雲後探出頭，阿爸再次去巡田，思索夜晚該去挖出最後的兩身骨架，阿秀牯看向田中即將收成的金黃稻穗，天空又映滿火紅彩霞之外，連視線看出的景色都染成紅色，阿秀牯被這奇特天象吸引得出神，只有阿爸抬頭望向天疑惑，多年農事經驗讓他深知不對勁。

「緊轉屋家拿鋤頭來，風災要來欸。」本來挖骨之事都在天黑時進行，沒有明月時摸黑也得做，但今日雨歇之際，望見夏日颳風前的光色，此時風雨還不大，要快些解決，趕緊回家準備米袋和鋤頭，就要出門前，阿姆卻在廚房捧肚尖叫，雙腳下方的地面上已一灘水澤。

「落紅咧……細人愛出來欸——」阿姆已破水，即將生產的痛楚如浪潮襲來，田事再急也沒生產急，阿爸馬上叫回阿秀牯，喚去廚房燒熱水，阿秀牯快步走回大灶前添柴薪，看火焰熊熊燃燒，外頭落雨滴滴答答，屋簷雨滴夾雜木柴燃燒的劈啪響。阿姆開始產痛哀號，嘶吼許久，這孩子似乎還不想

出來。還好畢竟已是生過小孩的人，儘管拖延一些時間，但阿姆還是順產一個弟弟。

阿爸見孩子已在懷中吸乳，聽外頭風聲更是不安，自家田在河濱地，如果滿水淹上來，水淹稻作還有得救，但田間那些骨頭給沖散可就糟糕……想到和藥商契約要交的三十六具骨頭，還有兩具還沒收袋回倉啊，趕緊把床邊產後的血腥惡露擦去，確定妻與子都無危後，阿爸抓起阿姆的雙手講要來去田邊，只見阿姆眼半閉，也只能虛弱說聲要當心。

風雨漸大，阿爸引著阿秀牯提著米袋和鋤頭就往田間去，風雨已成一道牆，兩人一步步吃力向前方，時而吹起的雨如碎石砸向臉龐，阿秀牯只能壓下頭，再一步步往前走。未料走到田間，看到先前挖掘白骨坑上的芒草早已被風吹散淨，後方防風竹林也被風吹得彎身。兩人快步走到竹林前，看坑中已淹成泥漿水澤，想要挖出白骨就只能徒手摸，父子兩人趕緊下去坑中，雙手在及腰的水窪中探索，拿出白骨一根又一根，只是兩人正專心之際，身旁竟然站個人——

隔壁另外三甲田的阿福伯，正扛著鋤頭站立阿秀牯身邊，阿福伯看兩人詭異舉動，開頭第一句話竟是：「欸，風災愛來咧，緊緊轉去啦……」

颱風就要到達，風吹草動人心動，阿秀牯抓緊木棍，以為就要和阿福伯打上一架，以免他對外透露漏白骨之事，未料隔壁田間的阿福伯卻喊出聲。

「俚个田項也尋到三副骨頭……」阿福伯身後裝好一米袋白骨扛肩，臨走前大喊。「緊緊轉來去

——」

風雨大起，沒多久阿福伯走入雨幕中失去蹤跡，阿秀牯只能低頭咬牙繼續打撈，終於撈出一個頭顱骨，米袋早已裝滿，頭顱骨放不下，只能先捧在手上，誰知大風呼轟一吹，這顆頭骨竟如皮球一般，被風颳走而滾去。

「欸——僵的骨頭啊——」

骨架欠肋骨欠手指，都還能當做小失誤，但缺頭就像盜匪被梟首，要交忠骨更是不能缺頭顱呀，阿秀牯一看頭顱滾走，就算阿爸在風雨聲中大喊「別追」，阿秀牯知曉一家未來就在這頭骨上，一塊都不能缺。阿秀牯爬出泥漿坑向前追，跨步跳過荒田中的矮構樹，看頭骨如球不斷向前吹滾，阿秀牯跳過田埂，看這顆頭顱卡在田邊，二話不說便撲向前，緊緊抓住頭顱骨不放……只是渾身土泥，阿秀牯喘息回頭看，剛剛緊張一追，竟已追著跑百公尺遠，原處的自家田也在雨幕之中看不清，阿秀牯緊抱頭顱逆風走，全身被雨淋得發抖，這才發現，剛剛跑來的田地已塌去，後方一陣冰涼的溪水就要漫上，若是被水追上肯定死路一條。

「阿爸——阿爸——」阿秀牯眯著眼，在風雨中驚慌大喊，要是水淹上，自己肯定變成溺死的無名屍骨，溪水上升得快，水已淹上腳踝，阿秀牯咬牙向著較高處的淹水田地走，走沒五步，身後的土堤便已塌去入水中。

儘管後方水聲洶湧，但阿秀牯腦中只有一個念頭，別想，別回頭看，阿秀牯繼續踩水歸返，但水追得更快，水量沒多久便上升到腰際。「阿爸——」阿秀牯高聲求救，在前方已看不清視線的降雨之

中，阿爸正往自己這方踏水而來，只是水追來之後，已淹過阿秀牯頭部，阿秀牯手指抓入頭骨眼眶死命不放，竟先將頭骨伸出水面，直到阿爸終於來到眼前，伸手先扣住阿秀牯手中的頭骨，再將阿秀牯往上一拉，阿秀牯的頭才露出水面。

「緊走——」阿爸喘著，兩人腳陷泥漿中吃力往地勢較高處逃去，直到退到水已淹不上的位置後才停下。阿秀牯抱著頭顱喊著：「我尋轉來了，我有尋骨頭轉來了……」

阿爸一時心酸，儘管兩人渾身狼狽的泥土，但為這檢回的一命而緊緊擁抱，阿秀牯的淚珠和雨水混雜一起，滴滴落在懷中的頭顱骨上。

轉去屋家，阿秀牯將白骨裝入米袋，清點三十六具不少不多，儘管每一袋肋骨有欠，手腿骨長短不齊，但主要的組件「頭顱」全在。阿秀牯全身濕透，簡單擦拭身體後，便和阿爸一同躺在倉庫一角，伴著堆疊成小山的白骨米袋睡去。或許風雨讓老鼠安分，在跌入睡眠之前，阿秀牯只聽見父親席地睡去的鼾聲。等到醒來時，阿秀牯睜大眼睛看向四周，看滿倉庫米袋堆成小山，阿秀牯伸手觸摸起米袋，深怕豐收才是夢境，而夢醒後變回原來空盪的倉庫。

颱風在一夜間遠走，風雨變小後，阿秀牯和阿爸趕緊再去巡田，田間倒穗滿滿，但阿爸沒多傷心，稻穗浸水後只能便宜賣，但第一批要做種，損失並不算大，更何況白骨已挖掘完畢。兩人快步走去白骨坑查看才發覺，泥沙早已填回坑洞成為平面，若當初沒回來拯救，白骨肯定和大水一起流去。

隔日，藥商跟著牛車一同到來，滿載一車的米袋，外人看彷彿豐收，每個米袋看起來有凸有凹，

是滿牛車山藥還是番薯？但阿爸並不喜形於色，看藥商的牛車遠離後，阿爸便關起木門上了栓，兀自看著木桌上的銀票，一時間竟然淚珠滿桌，淹成桌上的埤塘。

隔週，家裡終於去牛墟牽回第一頭水牛，阿姆身體在休養後也回復許多，已能撐著明眸大眼的小弟一同在田間勞動，只有阿秀牯改不過習慣，常常蹲著看向空盪的倉庫思索，他好想再下田去挖骨，重新裝滿這土角倉庫，再次體會豐收換錢的滋味。

忠骨塔終於要興建，鄉野之間聽聞蓋廟，已在附近發放糧食救濟祈福，阿秀牯和阿爸自然也聚集看熱鬧。破土儀式的那天，百多人圍在空地上，道士搖鈴喃喃向天訴說後，仰頭噴起酒水霧，鈴鈴鐺鐺，黃袍揮手撒下漫天金紙，那是阿秀牯看過最多金紙的一回，金紙漫天給好兄弟，隨風飄揚許久不落，只是阿秀牯想，這都是給陰界的錢，要是活的人也能有這麼多錢，該有多好。

人群中，斜前方站立的是阿福伯，同樣是賣掉白骨的隔壁田鄰居，與阿爸和阿秀牯面面相覷，彼此都回過頭繼續看道士作法，安靜不語仿若未曾熟識。直到清朝官員騎馬到來，宣讀建廟的官話阿秀牯聽不懂，只能皺眉看向阿爸，阿爸雙手搭上阿秀牯的肩，要阿秀牯專心別說話。

阿秀牯好奇這位官員，會知道有些忠骨是地泥下挖出的無名屍，名字都假造嗎？這祕密果真要帶入墳裡，只要阿爸和阿秀牯不和子孫講，往後便沒人知曉水田下曾埋過三十六具白骨，對未來子孫來說，田就是田，土就是土，乾淨的田土長出的稻米，進到所有人的米甕中，並沒有什麼不同。

阿秀牯只心想，不管當初是啥原因成為白骨，但入廟後就是神明，阿秀牯雙手合掌看香煙繚繞，

道士誦念聲不止，一陣風吹來，將剛剛鏟起的土沙伴隨金紙吹上天去。阿秀牯這才突然回想，先前阿姆有講過，她曾到廟裡求籤，說買這片田會帶財，原來是這道理啊——阿秀牯驚訝得雙掌緊緊合十，初次感受神靈的力量，便喃喃低聲訴說，不管這些人當初如何死去，如今白骨都已收納……好兄弟切莫見怪白骨被變賣，畢竟可是從荒野中無人祭拜的無名屍，華麗轉身變為眾人祭拜的神祇……阿秀牯合掌再次祈禱，眾神明來自田裡挖出，切莫忘記保佑這塊出土的田土，未來風調雨順，稻穗都結滿……

白骨現形記

伍軒宏

亂葬入土的白骨，三十六具，被召喚爬出地面，找到更好的安息之所。不是因為具有魂魄，而是出於生者所需。〈賣骨〉中，如同馬克思描述商品自己起身跳舞場景，死人骨頭在活人的需要與交換之下，被賦予價值，動了起來。

從墾地翻土挖出白骨、設法隱藏，到意外發現其價值，開始收集、整理，進行賣骨交易，作者不疾不徐編織情節，層次分明，布局反諷。運用鄉野奇譚或「志怪」氛圍，營造懸疑，並加入詼諧插曲，例如野狗跑來搶骨頭，阿秀牯和阿爸不得不斷骨湊數。〈賣骨〉的文學建構，相當熟練。語氣節奏，導入客家話韻律，生動有趣。另一方面，故事設定在古早時空，雖受限短篇，如能善用幾項物件或時代標記，增添歷史情境的景深，效果會更具體。

依然是本屆最佳短篇小說。